

在科学时代重读《老子》

□李永晶

无须说,《老子》或称《道德经》的这部作品,就是人类意义上的古典作品,而不仅仅是华夏民族的古典。德国汉学家汉斯-格奥尔格·梅勒在谈到这部古典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时,曾斩钉截铁地说道:“《道德经》是高高在上的……它的关联性,并不囿于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它所讨论的主题,是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的。”

我完全赞同梅勒的说法,因为《老子》的确有这样的本事:这是一部在科学的时代需要阅读的智慧之书。如果借用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物理学家的说法,我们可以将老子思想视为一种“万有理论”:《老子》位于各种解释世界的理论的底层,有着为我们的认识提供深层框架和原理的潜在能力;世人言老子思想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这其实就是对其“万有理论”属性的一般表达。退一步说,为寻求一种真正的普遍性理论,我们有必要一再返回到古典世界当中,因为那时候觉醒的人们对宇宙有着纯粹的直观,智慧在那一刻就展现出了它全部的面貌。我们今日所知的各民族的古典作品,就是那一次直观的记录。

海德格尔在分析一首题名为《冬夜》的诗时,曾自言自语说,一首诗的真正伟大正在于,它能够掩盖诗人这个人和诗人的名字。这是就哲学意义而言的,对此我也完全赞同,因为任何堪称伟大的诗篇都是智者对人类存在本质与普遍经验的艺术表达;诗歌就是诗人用语言艺术呈现的世界直观。

请允许我再重复一下《老子智慧八十一讲》这本书的一个观点:虽然老子本人生活于具体的时空



当中,但他的思考是超越时代的普遍而永恒的真理。如何从各自的历史境遇出发,将老子思想非历史的普遍性揭示出来,这是后世解释者应当面对的问题,我们不可本末倒置。20世纪以降,由于世界结构的急剧变迁,古典作品的时代性与普遍性成为许多解释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我自己也不例外。正因此,我在本书中坚持由孔子开创的“述而不作”的传统,在反复引用老子自身的说法进行解释的同时,尽力征引目力所及的思想家、学者的分析与论断进行辅助说明,以求将老子思想的奥义多揭示出一分。

老子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更不是有待后人继承的文化遗产,而是对我们置身其中的宇宙运作规律的揭示。在这个意义上,老子思想就是宇宙自身的心灵,是我们观察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宇宙的眼睛。回忆一下我们旅途中相遇的哲人,在我们感到迷茫时,他们都说了什么:韩非子言“道者,万物之所然也”,孔子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庄子言“天

地与我并生”,叔本华言“世界是我的表象”,薛定谔言“自我和世界是同一件事”——现在我们已经明白,困扰现代哲学家的那个“意识”何以产生的问题,就是困扰科学家的“物质”何以产生的问题;二者其实是一个问题:它们彼此互为镜像,借着对方的眼睛在打量着自己。回忆一下在我们旅途中现身的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爱丁顿、薛定谔、玻尔等科学家在面对宇宙时的迷茫与惊奇,回忆一下他们的伟大智力创造和深刻的思想——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他们的存在自身就是“道”存在的证明,就是“道”自身的显现;当他们在开口说话时,我们要毫不犹豫地认为,那就是“道”在开口说话。

这些人是我们旅途的同路人,更是我们的指津者。因此,在旅途中,我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尽可能让他们“现身说法”,将他们具有高度清晰认知的语言和文字以直接引述的方式呈现出来。我在进行引述时的一个原则就是“观其妙”,希望那些文字能辅助我们认识宇宙的深刻玄妙。无须说,这些伟大的思想家的说法会极大提高我们的自信,帮助我们去接近老子思想的奥义。

我们所知的宇宙,由我们相遇的这些哲人点亮;我们所不知的宇宙,将由未来的哲人继续点亮。这是文明演进的真正道路。道,并未远离人们而去——还有比我们阅读的这部《老子》文本更富有生命力的作品吗?其实,站在旅途终点的你已经知道,此刻你的生命意识自身就是“道”的一种显现;道就在你的身上。我们都是同路人。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唤醒一朵云

□胡游

再忙的打工人也有抬头看云的时候,再疲惫的灵魂也无法拒绝一本书带来的诱惑和安慰。《眼睛只能看到心愿意理解的事》是冯强新近出版的诚意之作。他从绘本“读”和“写”的视角出发,强调创意写作中写作者感受、感知和感通能力的培养,注重心灵的体验与奇遇。

无邪的感觉、感受最是可贵。冯强在书中发出疑问:“你可以在一棵树下停留多长时间?”这种发问来自孩童的天真感。对快节奏生活的都市人来说,如果对日常的生活不敏感,对平凡的事物没感觉,一棵树是多么平常。近日谢冕先生的一段小视频曾引发热议,他提出青年诗人要天真,不要深刻。其实在2014年《中国艺术报》就推出了他的访谈,题为《我们今天的诗人缺少什么?》,他主张诗人“就是要用天真的眼睛、天真的心灵去观察去拥抱世界,所以孩子是最天然的诗人”。孩童的心灵犹如一张白纸,有着天真的好奇心,这种好奇使得他们比历尽世事的成年人有着更活



《眼睛只能看到心愿意理解的事》
冯强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跃的感受力、感知力。他们对周遭的一切都非常敏感。与谢冕的诗观类似,冯强也在新书中强调绘本故事读写应注重调动“美的感受”。冯强通过对《活了100万次的猫》《你看见了什么?》《绅士的雨伞》《月下看猫头鹰》等经典绘本的解读,强调“‘感受’到某个东西比‘知道’某个东西要重要得多”。这是他从事10年之久的创意写作教学得来的经验之谈。他在教学中发现有的大学生对于写作有种天然的畏难情绪。他们无法从琐碎的生活中发现美,对很多周遭发生的事情已经失去了感受力,因此无法开始自己的写作,

或者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并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可见,冯强从绘本读写的视角呼唤美的感受力、感知力,呼唤心灵的重新萌动,也是从源头上试图解决创作写作难点的一次尝试。

被誉为好莱坞编剧宝典的《作家之旅》《编剧的艺术》等书无不强调写作技艺的重要性,而《眼睛只能看到心愿意理解的事》一书另辟蹊径,从现象学、心理学、写作学等跨学科视野,立足唤醒写作者的心灵和感受,唤醒人的身体,具体来说是触觉、味觉、嗅觉、视觉和听觉。冯强在分析绘本《爸爸带我看宇宙》中比较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儿子的感受视角,二是爸爸的知识视角。感受的视角,是用身体去感知和体验,用身体丈量大地、花草和宇宙。知识的视角,是客观经验和主观经验的自动生成,是多次操练后的熟能生巧。知识的积累确实很重要,知识意味着能够快速对事物命名,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为写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就像《爸爸带我看宇宙》中爸爸和儿子对星星的不同看法,爸爸解释为星座,儿子则认为星星就像客厅里乱飞的灰尘。

冯强竭力主张在创意写作中写作者应重视生命感受,但他也不排斥技术。他在书中将两者结合,并命名为“生命技术”。在这本书里,“生命技术”达24条之多。在谈及“所见”与“能见”的问题时,冯强指出不同的人所处同一空间,看到的一样,但是能抵达他们内心的却是不同。“所见”不是“能见”,人只能看到他们内心愿意看到的那部分。这也就说明了人所能看到的大同小异,但是表达的却是那么不同。他强调打破原来的行为、思维定见,这样能看见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景象。仅仅依靠观看还是不够的,冯强立足调动身体的器官,去触摸、去闻、去尝,并将这些感受呈现在写作中。可见,这些创意写作的主张与写作的技术并不相悖,只是更注重生命感受与技术的连通。

冯强在书里强调人的感受、感知、感通,他尝试打通创意写作的“关窍”,唤醒一朵云,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在工具理性空前猛烈的今天,在“文学已死”言论甚嚣尘上的当下,在人工智能已来的世界,《眼睛只能看到心愿意理解的事》认识到了人的情感、生命体验的重要性,这尤其宝贵。

(作者为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一部茶书说尽与茶相关事

□朱青生

《中国茶书》是又一部现代《茶经》。上一部出自唐朝,作者陆羽,距今已逾千年。

当今世上茶书极多,少有用上下两卷五万言,说尽与茶相关事,以致一卷在手,诸事皆略知大概。此类图书,陆羽创其始,相隔很多年,终于有了这一部。

在这部茶书中,卷上说茶叶的来源与性质。对每种名茶,辨析其渊源,对比区别,直逼根本,旁及相关衍生茶事,每遇关键之处,都从亲尝亲历的切身体会中落笔。茶叶本是轻物,较量起来也有克敌制胜的当下判别,所以可视此卷为实战之秘诀。卷下说饮茶的文化与影响,涉及与茶相关的文物、仪礼、传说、诗词、书画、思维、想象、品味,以及不可言说之余韵。

茶排于日用七事之末,平常消饮解渴,朝夕相处,遍及百姓之家,本无关于时势兴衰。然而在现代日常之中,茶却被各式饮料取代。新型饮料或惑于流行,或泊自海外,或基于现代知识发展,当代饮食已不再以茶独尊。一群所谓风雅之人多以咖啡酒吧为念,其中或有茶,只做配角,多由西方植物水淬之概念得来,甚至谓“茶”者,亦即以水泡进任何一物所得之饮料也,此乃西风东渐



西化之后果也;年青一代备受现代快餐之影响,时间所迫,简食相逼,狼吞虎咽,所谓茶,也不过是迅速助以吞咽饭食之津唾,此乃现代化之必然也。饮茶之事,可以追古寻源,已成着意为之的传统文化之一途,平常却又不同于平常也。

茶叶之用由中国而流布海外,然而关于茶的文化未必全在中国。日本茶道借茶以调节人心,寄托禅意,由茶起而不仅限于茶,虽源于中土,却在庭园孤松之下,明月清风之间,与回味与开掘相依,把茶道带上超绝的道路。而中国的茶道,有沉潜博大之士,一意复兴茶之文化,而茶叶产地,已经开始兴建茶叶博物馆,茶事复兴有望。

这部茶书以中国茶汤本质的朴实深入来对应日本茶道的宽泛,说到沉痛处,也只能回忆往日之辉煌:“君不见,中国人手中那杯持捧了千年的茶,正是因为经历了长久苦难的沉淀,才于芬芳中愈得唐时的浪漫、宋时的礼仪和明时的精简。”千年的中国茶道,未必只重茶汤,其与天道、人心之间的若即若离,仪式之隆重,方法之精致,虽一时难以尽皆恢复,如能追溯茶道之中国本源,参以世界各国茶习及饮仪,出入增减,必能重建规矩。我以为,茶正在经历现代转换,希望借此化出滋润天下、洗澈人心的芳流。

茶叶引用成长于中国,乃出于天地之际会。茶之制作初始完功于中国,乃出于人民性格和生活之必需。茶之精微广大成其为文化于中国,乃与中国文化相始终。茶文化在现代化之际,虽可以回顾已有茶之已有成就,更应让人们在饮茶中竭尽创造,使得饮茶成为人们脱离传统规范、走向自身自觉的一种“无有存在”。一杯茶,何必非有茶?会当茶香杳绕,茶汤安然,茶味荡漾,茶意翻飞,天地之心会在水中凝聚而归于沉寂,再化作无垠,直接波涛万顷,汪洋恣肆,剔透洞穿之后,毕竟,洗尽滋味,犹留得只是一瓢白水。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